右編補

右編補卷之五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盱眙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求賢

宋王巖叟論求賢奏

哲宗元祐初王巖叟論求賢當去六蔽上奏曰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日躋於仁壽之域

而不自知者人主清心以照理至誠以用賢之故也
事莫不有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誠
至則賢自來恭惟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
邪正不能亂於前不勞聰明而萬事皆理者心清以
照之也惟是人材得之未多朝廷之間除授之際常
覺艱難不稱盛時之事可為陛下惜耳陛下勿謂天
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雖有賢者不
易致也而求賢之心倦陛下內篤此誠以自厲外勅
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無不得賢之理然古
有六蔽焉不去之則衆賢終不可盡得臣請為陛下

道其略有私意則爲蔽執偏見則爲蔽局於偏心則爲蔽喜於附巳則爲蔽有自賢之心則爲蔽簡貴自居而不與物親則爲蔽此求賢之所難陛下不可不知也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使上同陛下清心至誠之美而警戒六蔽之患則天下之賢無遠近無隱顯皆收得之爲朝廷用以賢繼賢社稷之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等矣臣不勝愚忠

知人

唐魏徵論臣品奏

唐太宗貞觀中魏徵論人臣有六正六邪上言說苑

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亾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閒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

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搆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

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門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亾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誣以圓方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

李德裕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唐武宗會昌中召李德裕爲平章事上言曰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輙敢覼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顔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以繇共工讙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讙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讙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閑於義則同志退而各

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毎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廷詰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從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

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畧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譏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咎宰我鑽燧爲父惡旣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旣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

相高令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攫拏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耶則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喻喻相是態不可客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姧僞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聽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與小臣督

說免惑聖心臣不任忿激之至謹錄奏聞

宋滕元發對英宗問

宋英宗時帝召問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滕元發治亂之道元發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又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深以爲名言太息久之

富弼論辨邪正奏

宋神宗元豐間以司徒致仕富弼論辨邪正上奏曰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寛告跧跼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臣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脈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闕方能成國者正如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

執政者輔贊萬幾爲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群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群有司安得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獘矣民既受獘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臯陶曰

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論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因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爲右相周勃爲左相旣誅諸吕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决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爲右相

也唐太帝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玆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爲任安肯互相推薦爲國遠慮如是其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强自牵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致傾擠門下賔朋助爲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讐何卹公家之事旣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渝胥展轉遂至天下受

其獘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旣而悞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姧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與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旣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爲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爲是攜議爲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黃巢攜

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

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以天下安危

爲慮而僖宗不明終用儁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

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

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

之巢雖漸敗而朱温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

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已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

政或剪弱王室或覆亾宗社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

臣前所謂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

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

存亾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病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爲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厖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爲喻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

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此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爲朋黨駕虛鼓扇白黑雜揉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已

也小人旣勝則益復肆毒于良善梟心逞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致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則不勸不見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爲旣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傅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求世

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纘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亾之機凢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毁者未必爲惡人所譽者未必爲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
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以謂之出於衆議
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
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
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
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
舍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
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
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

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奸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至難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愼之又愼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亾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

而巳但且欲臣狂瞽非臆說也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之中秪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傍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況夫四海至廣萬幾至煩更藉天下之材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驗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元素曰無意修文辭忠懇所發老臣長慮萬世龜鑑

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

哲宗時御史中丞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曰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覩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稱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

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册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

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內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

决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堈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絜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積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

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懌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

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所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没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舍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

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illegible]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輙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范祖禹辨邪正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起居舍人范祖禹辨邪正劄子曰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爲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爲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

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爲先登進忠良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爲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無容小人爲寛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褻人表臣百司皆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夫憸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

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純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爲他日之患以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

范百朋分別邪正條目奏

五年吏部侍郎兼侍讀范百朋分別邪正條目上奏曰臣愚竊以爲分別邪正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

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姦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與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遍舉今輙疏其條目于後導人主以質直使之虛中聽納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功利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畧神祇則爲姦邪導人主以親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踈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爲姦邪導人主以恭儉清淨奉循典法則爲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爲姦邪導

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鰥寡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恤惸獨則爲姦邪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原情謹罰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爲姦邪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爲姦邪右謹具進呈伏望特留
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臣不勝惓惓犬馬之忠

呂陶乞罷言職奏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乞罷言職事上奏曰臣嘗觀古之聖君賢臣相與圖治能闢衆正之路杜群枉之門功業隆而聲名白者其術無他在乎絕朋黨而已蓋朋黨之患不止於怠國家之事以私已自營挾疑似之說以養交固寵而其患乃在乎中傷忠直爾忠者先傷則凡懷忠者不容直者先斥則凡任直者不免夫然後率天下之人為不忠不直而相與共欺其君者朋黨也故為天下國家者不患不能知治道而患在不能知朋黨不患不能知朋黨而患在不能去朋黨昔者劉向論朋黨數千言李德裕從而推

屢其說然二人者卒爲朋黨所害使人主能知其弊則二人者豈有不能自明之理哉故曰患在不能知之也唐文宗聰明俊偉有志於治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二李之黨難始失其制終成其亂雖欲扁治勢所未可故曰患在不能去之也蓋人主所恃以治天下服萬民者議也朋黨作則公議亡人心無所頼上下相徇毀譽亂眞人主雖獨公其心於上天下誰與同其是非憂樂哉

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

宋高宗紹興四年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上言曰臣

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爲治道之本莫大於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孜孜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者正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以類推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

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己者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至於今日異於己者而稱其爲君子乎臣以爲必

無之也彼其專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至於亾身亾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陳淵論考實奏

高宗時右正言陳淵論考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道在乎知人而知人之要莫若考實而欲以耳目之所聞見心志之所測度期於得人雖堯舜不能也今夫騏驥之於駑駘其技固不相侔矣使之同一皁櫪羈縻而飲食之雖騏驥亦何以自别乎故必待歷塊超

澗奔逸絶塵然後知其異於凡馬也堯舜號爲知人
而書之所稱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明試以功考
其實也車服以庸因其實而用之耳若舜之在下堯
既聞其聰明矣又歷試之至於用鯀亦然四岳舉之
堯曰方命圯族既而曰試可乃已自今觀之若舜者
宜不待試而若鯀者又不必試然且云爾者考其實
而已唯考其實故舜之聖終有以底績而鯀之不肖
不能逃其罪於九載之後也迺者朝廷進用人才間
有異於是者雖陛下明於知人處之莫不曲當無可
議者然臣嘗謂人之才智隱於無爲若功業則遇事

而後見方其無爲非識者莫能辨逮遇事之後雖庸人亦得而可否之故用人之際唯在考實考實之法非固尚勞績而略志節也所以審衆情而核眞僞者不得不然也況庶官之於侍從如霄壤之不相侔百官之於臺省如涇渭之不相似若不待其經歷既久名稱流聞人人皆以爲宜遷然後授之亦恐艱難之際終不足以厭人望矣臣故以堯舜考實之道爲獻位卑言高惟陛下財赦

陸九淵劄子

宋孝宗乾道間國子正陸九淵删定官輪對劄子曰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亾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

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知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專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劉黻率諸生上書理宗

宋理宗淳祐間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棨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太學生劉

撒率諸生上書言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支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支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示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玹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

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

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
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

又

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覬朝廷意向以圖
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
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
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
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
久虛姦臣吾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韡
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

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

吳昌裔論君子小人奏

理宗時吳昌裔論君子小人上奏曰臣蜀人也無荷殳之力以備戎行無卻兵之智以衛鄉國獨以文墨議論委質中朝孤立危言靡所裨益茲蒙陛下過聽擢臣於禮樂之司付臣以軍旅之事君命爲義何敢辭難今當遠離蒙恩賜對深惟根本大計不勝臣子至情輙竭愚忠仰裨睿覽臣聞君子小人之間天地

陰陽之大分也稟剛善者公明正大而無纖芥之可疑得陰柔者私暗回邪而有變態之難測君子如鳳麟如松栢高翔特立無所依憑小人如她蚓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蓋嘗以此博觀當世之士而忠邪善惡有如氷炭不同故守道据正靖共爾位者君子也希進競利苟志於得者小人也竭節盡言中立不倚者君子也隱情惜巳隨時上下者小人也有直質無流心所言常依於義者君子也有口才無實行其辨足以飾非者小人也端良忠實自結主知而不肯曲奉權要者君子也詭詐狡獪不安常分而專欲

捷出他徑者小人也砥善首公力行好事護持氣類者君子也陰毀陽譽設爲危機陷害善良者小人也寬平無我咨諏善道常與公論爲主者君子也險愎自用媢嫉人言率與公論立敵者小人也樂行憂違難進易退道合則從不合則奉身以去者君子也尸祿素餐頑頓無恥利合則交利盡則反目相扼者小人也廉不近名義不黷貨一介有所不取者君子也行汙寄治身私託公患失無所不至者小人也勤彊夙夜盡瘁百爲常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君子也畏避形迹互觀顏面不以至公之道事君者小人也鞠躬

盡力忠於職分雖歷夷險不貳其行者君子也恫疑虛喝敢爲大言脫有緩急不可保信者小人也大抵君子爲陽小人爲陰陽明勝則治象盛其道浸登於明昌陰濁勝則亂機萌其勢漸趍於暗塞自古小人衆而君子孤亂世多而治世少無他亦視君德之强弱而已蓋人君始初清明中有所主不爲物慾流轉則如正陽方升而羣陰退聽及其壯志消平主不勝客或爲好惡移奪則如陰氣盛長而陽德日消消長分數之不同此正邪聚散之證候也故滯於所偏信則邇言入惑於不當疑則遠臣懼自聖而謂莫己若

則拂士日遠有言而曰莫予違則佞人日庸以讒慝爲愛憎則是非雜揉以意見爲厚薄則邪正倒植寄耳目於小臣則詭遇之徒獲進剪羽翼於忠諫則知幾之士不來其始機括之轉浸淫不知而其弊至於國空主勢孤立可不畏哉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曰孝宗皇帝嘗曰朋黨不難去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其患在人君聽納之不明耳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

之有當時大臣因奏曰用人惟論賢否則無朋黨如唐之牛李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正直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自破矣

臣閒朋黨之患其來久矣不患是非之難知而患考察之不審自古欲空人之國而盡去君者必進朋黨之論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聰明者亦進朋黨之說此言一入則無分可否不辨真僞一槩而去之遂至朋家作仇兆釁無巳苟能公心無我

靜觀潛察不問其黨與之有無而惟論其人之賢否使其奉公守正協恭和衷雖更相稱譽豈爲比周則信之任之何嫌其爲黨使其同惡相濟假公濟私文飾姦言觝排善類則當斥之絕之以破其植黨如此則淑慝洞分疑似莫惑當使衆賢和於朝而小人無所容其迹矣尚何朋黨之足慮哉奈何世之人主意見或偏進一人焉則意其類之皆賢也並蓄兼收而不察其眞與僞退一人焉則疑其徒之皆黨也斥逐無遺而不辨其是與非況進退之間或出一時之好惡未必合於天下之至公

烏可併其類而爲之升黜縱使爲君子之黨其間
豈無售僞假眞而巧於附麗者乎安可例以爲賢
而是使縱使爲小人之所引其間豈無和而不同
而介然有守者乎安可疑以爲不賢而盡屏盡棄
然則孝宗聖訓所謂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
朋黨之有眞萬世之龜鑑也抑又聞高宗皇帝嘗
謂朝廷用人止論其才不才言者好以朋黨罪士
大夫乃朝廷使之爲黨非所以獎賢才而厚風俗
也然則爲人主者惟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至
公爲心而盡破朋黨之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可以常爲泰而不爲否矣

牟子才劄子

起居舍人牟子才輪對論君子小人聚散劄子曰臣待罪著庭凡七閱月一無裨報比因水灾冒犯愚慮荷陛下寬貸不賜誅夷在愚臣已深感幸玆當輪對洊瀆宸嚴臣聞國於天地所恃以立者人才耳然人才之在天下有賢有否有聚有散賢而聚邪則精神之運動心術之流行皆足以福天下不幸而散則世道之所關非國家之福也不賢而聚耶則妖孽之薫蒸刻薄之流注皆足以禍天下幸而散則人情之所

書亦國家之福也然則君子之聚乃所以為小人之散而君子之散又復為小人之聚一聚一散相為循環此正天運闔闢之樞世政屈伸之候國祚修短之端生民休戚之限世道隆汚之幾一息少有間焉則小往而大來陽消而陰長有天下者不可不鑒也我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棫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一圖又散於慶曆聖德

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就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熙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邵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鐫躪藉忠賢曾草菅之不若

是元祐之人才散於別白之太過其爲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爲喜而曾布温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爲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爲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幸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落於魑魅之區累赦

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爲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反目而慼怨恨之餘亟引非類布居臺評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幡六士屏竄相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爲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遍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之盡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

子甚至于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于小人而陽附于君子推移不一債起相尋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嘆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其可不先幾微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璧招旌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淪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屏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鬱沈操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爲未聚也

來者不合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爲富貴所掀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鉼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袀費幾召節也君子不爲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刳胎毀卵鳳凰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袀費幾綸詔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爲以摧小人之鋭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

之死生也雖有大譭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娼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甚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醜正其聚也以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殽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

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决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群凶闚覦時或小嘗弩羽釁至散之幾也徒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賺邪鼓虗成實撼摇其居設局張穽汞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議譏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争力抵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册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其爲禍實大月暈而風礎

汙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搖毒含蠆其姦足以熒惑主聽其辨足以煽搖人心其機權智術足以休中立之人其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召用訛撼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恥爲伍於小人於是立爲狡獪閃鑠之論以

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爲若是者如言八闢五鬼之類耳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爲毒也忿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爲誕荒卑諂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喻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爲害也陰沉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豈不知聚而爲解散而爲屯聚而爲泰散而爲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

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臣愚欲乞陛下聖心豁然察君子體國之忠誠亮君子救時之實意勿以好名疑之勿以訐直惡之勿以迂路棄之保全愛護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朋黨由此而消國是由此而凝天命由此而迓續王勢由此而不孤相業由此而光大則用儒之效磅礴際於兩間流行於四海昭彰於萬世豈不爲邦家之榮生靈之福哉不然君子一散其禍殆未知所終也臣私憂過計懼君子之不能久安也歷數我朝聚散之故實參以今日聚散之危機爲陛下獻詩曰

于其懲而毖後患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拳拳

建官

范仲淹上仁宗疏

宋仁宗時參知政事范仲淹上疏曰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公周之三公也論道經邦爲師傅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縣

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伸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於群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間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備天下不理咎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僉兼領其綱要體周之三公下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

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户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脩舉者朝廷得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蔡襄奏神宗

神宗時蔡襄又奏曰臣竊以諫臣司衮職之闕格君心之非臺官糾正朝綱繩百官之失明其職之各異也伏覩近年臺官侵諫諍之職諫臣言風憲之事此孔子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也臣今欲乞諫臣惟司人君言動之過補時政闕失之事若夫百僚之愆繆

臺綱之不振則有御史在焉庶幾臺諫之任皆得專職而言責不紊矣

司馬光上哲宗疏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疏曰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况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脩飭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

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于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葢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决故使兩省先于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歸田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

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
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
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
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
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
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
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勑宣
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
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
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爲至當然但當據今

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删去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爲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内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案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着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逾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

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正則為反復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為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書繁冗無益於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

業以都堂爲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勑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爲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濫員除揀選留住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爲不審愼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

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脩復欲令於事務時宜
差爲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

胡寅上奏徽宗

徽宗宣和中胡寅上奏曰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
其何晏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而已如有政雖不
吾用吾必與聞之旣譏冉有之以事爲政又以明大
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與政
爲先務而況天子之大臣乎夫審於音者聾於官明
於小者暗於大而以厥事不舉必躬親而行之則於
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虞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

左右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而無總六曹有司之事至於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吏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智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爲稱當無足深惟而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無効也臣愚欲望陛下詔宰相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省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

之功庶乎可冀矣

元高鳴上世祖封事

元世祖至元七年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

選舉

漢元朔中有司奏議

漢武帝元朔元年冬十一月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廉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唐陸贄上奏德宗

唐德宗貞元中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奏曰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祗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

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與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鶩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愼簡乃僚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以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

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啟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

官五品已上制勑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勑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

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淩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
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支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
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
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
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
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
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
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
是百司之長僉無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
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

條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相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

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愼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徵於素者華其奬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

之於言欲辯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惑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

成於横議不考實此乃諜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辛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覇圖問管仲以害覇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覇也任賢不能固害覇也固始而不能終害覇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覇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葢以其意性懐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

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遹宣尼猶謂
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
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
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
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
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貸於臣臣復以事質於
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
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
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奸贓不加
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

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䁲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絶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獘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所賣其獘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

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柬僚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闒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循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

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諳知實行有倫則杜絶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

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

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
行所舉輙試其於進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
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
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
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
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
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
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猖訛後來者不相接
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
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

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茍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如聖有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

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毁之虛實不校所譏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輙因陳言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

司馬光上神宗奏

宋神宗熙寧中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國之政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

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學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老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趣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敎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榮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懼向去仕宦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壞風俗

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預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致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司馬光上哲宗奏

哲宗元祐中尚書左僕射司馬光上疏曰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

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
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
臣謬蒙甄擢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其職業而知識
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
如林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
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
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則克協至公
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
曰行義純固可爲表帥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
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

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
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
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
練習法令能斷情讞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
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
殿大學士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其狀云臣
竊見某人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
擢用後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
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專切收掌仍每
科各置簿書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別致合舉官

臣寮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剗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幹上件差使若能辦集即時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或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勑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因受賄循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爲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

官示罰卽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惜所舉官皆得人

呂陶上哲宗疏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伏謂朝廷差除之法大別有三自兩府而下至侍從官悉禀聖旨然後除授此中書不敢專也自卿監而下及已經進擢或寄祿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預也自朝議大夫而下受常調差遣者皆歸吏部此中書不可侵也法度之設至詳至密所以防大臣之專恣

華小人之僥倖也夫威福者天子之所得專法度者大臣之所當守今大臣進退羣吏一出已意蓋不守法度而欲專威福矣臣恐朝廷不尊而紀綱紊亂當此之時宜戒其漸也

王覿上哲宗疏

刑部侍郎王覿上疏曰臣竊以祖宗來臺諫闕一員詔近臣薦二員召對便殿去取選任一出上意執政大臣不得干預蓋臺諫所以司察大臣過失若出大臣則朋附之人至忠讜之路塞矣人主雖欲明目達聰虛心聽納嘉謀嘉猷何緣而至哉近者監察御史

闕二員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六人今聞所召者二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為復出宰執之意耶若出陛下之意則可然未應祖宗故事若出宰執進擬則權歸大臣朝政闕失誰復擬議此源既開臣恐異日臺諫皆出大臣之門而陛下孤立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傳曰慶賞刑威曰君願陛下念茲在茲今後近臣奉詔薦舉臺諫官並須召對親閱人才去取獨出聖斷庶使祖宗故事不廢臺諫得人為多

陳次升上哲宗疏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竊以朝廷之事宰執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上下相維彼此相制以防私徇以杜奸惑祖宗以來選任臺諫官宰執不得干預若有妨嫌必須回避所以存大公之道立太平之基矣近來除授多出於大臣去取不緣於聖選切恐相爲朋黨相爲比周蔽人主之聰明爲權臣之肘腋茲事最大實繫治體國家安危之機其要在此臣欲乞今後臺諫官若有除授罷去三省不得進擬悉出宸衷批降指揮所貴言路得人消阿附之風開忠讜之路不勝幸甚

葉夢得上徽宗奏

徽宗時翰林學士葉夢得上奏曰臣伏以陛下自親政以來凡擢士皆不以次用人之速古所未有將必得遠業大器以爲社稷無窮之計士大夫蒙識擢初何嘗盡知此意其朝夕趨走大臣之門者僅志於得而已夫高爵厚祿人之所欲得而陛下之所有也一介匹夫崛起畎畝陛下不愛所有而與之人人皆得所欲反自認以爲已物爭奪傾覆唯恐其失視國家事曾不一槩於心陛下不負羣臣而羣臣負陛下者加此殆爲朋黨者勝也朋黨之患世孰無之而近日

爲尤甚者其原本於重內而輕外目今自外召入者苟有寸長計日可取貴顯又況阿附趨佞別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雖嘗爲宰相執政者亦然夫以內爲榮進之塗則苟可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爲譴黜之所則苟可以免於外者人誰不避此所以根株連結卒不可破祖宗時宰相罷歸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召用中世以後乃各帶節鉞崇職至於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內不畏處外內外去來各適其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

必捨彼而趨此謂之朋黨非大奸邪勢亦不得不自離今欲救之莫先於此然臣旣爲此言不可不以身先衆人願乞爲郡

楊萬里上孝宗疏

宋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按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眞信吏而不信官

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决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决於官而决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

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巳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爲備位而臧獲爲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攺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

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侍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謂之吏故長貳而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即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晝取其諾胙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詗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爲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

其所謹者而中之弁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于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禀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

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王質上舉賢能論

孝宗時王質上舉賢能二論其一寬大臣曰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瑟縮踧踖常若有所掣其肘而履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他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凛然燕之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靦顏安據乎其上

而奇傑大度之士以有爲之才而束之小吏之律則亦牽裳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大臣使其施爲注措不盡拘於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幹旋拱挈以警天下之情夫旣爲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胷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爲曲廉細謹以自免於衆人之議而僥倖於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爲大臣體也其賢不過爲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於蘇循趙涉夫其開胷露臆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爲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爲杜黃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爲大臣

者舉不可以有所為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固不世
世有也如是則拱手卷舌而已矣昔者堯舜之咨四
岳曰孰能乂水也四岳曰鯀可曰孰能巽朕位也四
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圮族然雖堯舜亦度其不可
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
視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
岳遽以天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
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於形迹之
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
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薦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

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剸繁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非彫章繪句而取科第則守已畏事而省過失者也夫彫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已畏事而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薦也然此二流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薦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事歟懼馬之奔蹶而求其無奔蹶者可矣取偶馬乘之曰吾懼其奔蹶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臣之論薦也然欲其操心不危臨事不忌則莫若壁

下少寬假之畧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臣稍稍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泮肆措意於法律之外而專搜天下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爲論薦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

牟濙上奏度宗

度宗時太常寺丞牟濙上奏曰臣既以知行之說告陛下臣螻蟻微忱有不能自已者臣猶記去夏輪當陛對首以正人心之說獻之先皇帝玉音加奬因及近世士大夫風俗先皇帝天顏不樂諭臣曰此曹無忌憚之甚蓋嘆士習之不美也臣嘗因是而推求其

故所以陷溺其良心者抑有由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士大夫當以此自維其身不當使上之人執此以爲維之之具也士方其未得也奔競苟且不知有義命故其旣仕也攫拏貪黷但知其有利祿未仕則有科舉之累旣仕則有薦舉之累人才所以日不逮古而或者遂謂士習不正由二者陷溺其心也臣竊以爲不然先朝范鎭以奏名第一唱第殿庭自來唱過三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考校雖在下天子亦擢寘上列鎭獨耻於自陳唱至七十九名然後出而就列其後進退出處有古人風遂爲國朝名臣科

舉而得若人則浮薄者知愧矣張忠定詠凡所薦舉皆方廉恬退之士且曰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薦舉而得若人則奔競者革心矣然則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壞耳薦舉何嘗累人士實自累耳故臣謂獎恬退抑奔競正人心之第一義也昔孟子欲闢楊墨以明孔子之道首以正人心爲本今士習如此不自其心而正之恐愈趨愈下於世道關係甚不細也惟陛下不以人廢言

張浩對金世宗

金世宗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

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乎事遂寢

考課

周必大上孝宗奏

宋孝宗淳熙六年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周必大奏曰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聖相授至于陛下厚德加乎民至治高於古其間政事設施雖時

有損益至於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故兵未嘗不用
也而以禁暴安人爲本刑未嘗輕貸也而以遷善遠
罪爲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歸之億萬斯年方興
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發於言者無非仁
言施於政者無非仁政苟有利於人事至難而必爲
苟未便於物令縱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混
一夷夏蓋可指期以俟矣雖然人主至尊萬民至卑
九重至深四海至遠陛下有是言也非賢守令則無
以宣之于外陛下有是政也非賢守令則無以達之
於民縣令衆矣勢難徧擇盡亦注意於郡守乎自陛

下即位以來凡除守臣必延見訪問閒有疲癃疾病鄙拙庸謬者往往改授他官不可不謂注意矣然臣尚以爲言者蓋諸道以簿書期會爲能者多知有教化者少便文自營欺謾爲課者多實惠及民者少是以聖心焦勞于上而黎庶未康于下抑有由也臣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遺意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擢三二人以風曉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顯黜三二人以策勵其餘自然豈第之詠可繼於成周循良之盛不減於西漢此似迂而實切似緩而實急惟聖明裁幸

終